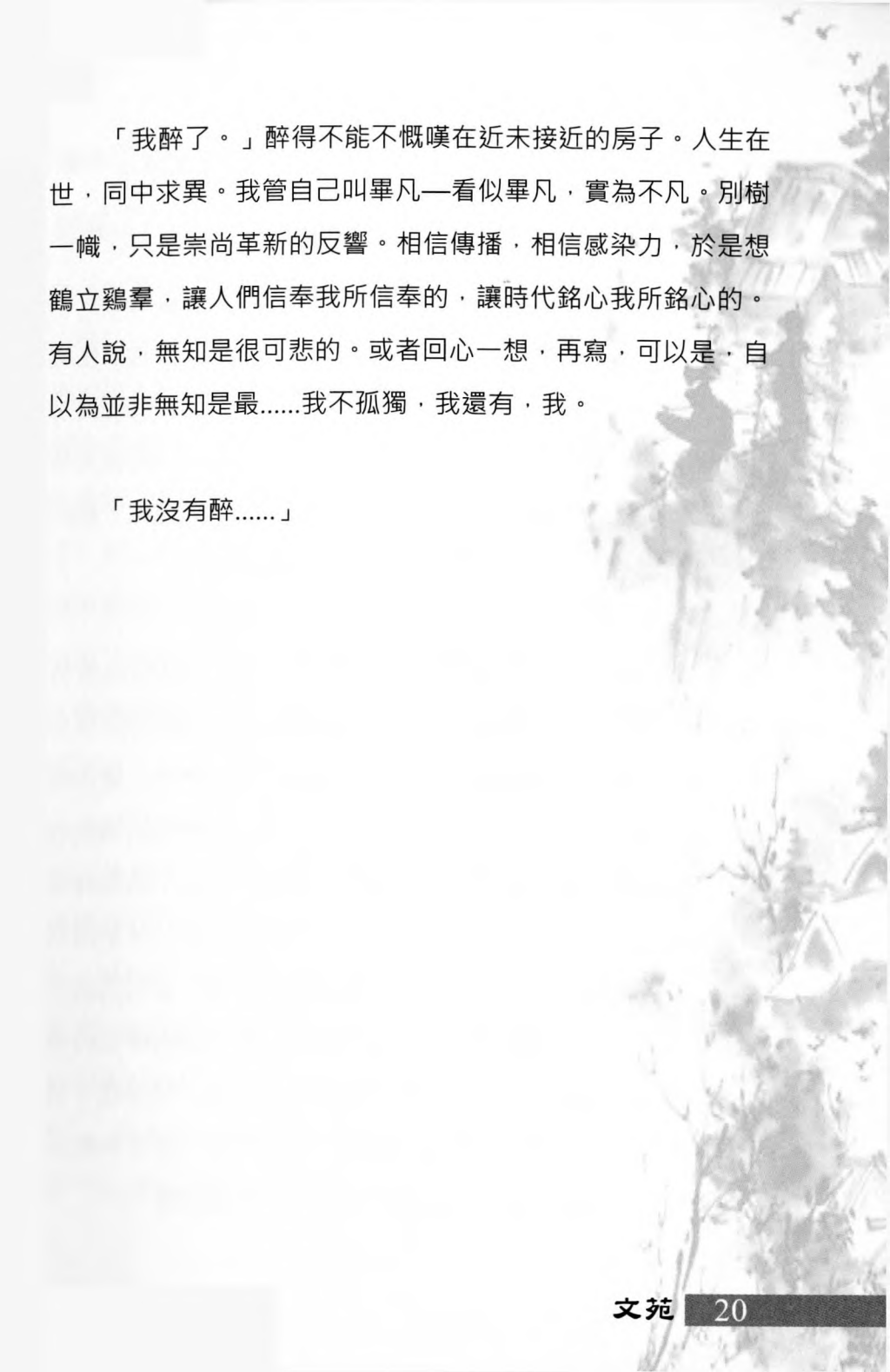


為說新愁強賦辭。

「我醉了。」六億六千二百二十五萬六千，已經過去了。再十一，十二，十……看著時鐘轉動著，一直；天花轉動著，慢慢；還是我轉動著，從來。每個六十轉一圈，我還得再轉多少？

「我醉了。」醉得要構想醉是什麼樣子。聽著在旁的低吟多少次「醉了」，就思索：能醉得自辨是醉，也真是種本事。真的？本事？不對，知醉稱醉未為醉。那麼一來，嚷著「醉了」的，呢喃「醉了」的，其實，另有其實。

「我醉了。」醉得竟然回溯起以前的日子。有吃有穿有鞋有家有父有母有姊有妹，就沒有錢。得到了一點點，卻不加珍重，妄想追回因得不到而得不到的，於是一得，就失；一得，就失。換來的是什麼？而我，又得到過什麼？六百四十七，六百四十八，六百……



「我醉了。」醉得不能不慨嘆在近未接近的房子。人生在世，同中求異。我管自己叫畢凡——看似畢凡，實為不凡。別樹一幟，只是崇尚革新的反響。相信傳播，相信感染力，於是想鶴立雞羣，讓人們信奉我所信奉的，讓時代銘心我所銘心的。有人說，無知是很可悲的。或者回心一想，再寫，可以是，自以為並非無知是最.....我不孤獨，我還有，我。

「我沒有醉.....」